

草原札记

□安 宁



午后,我跟着凤霞去她的姨妈家,帮忙杀鸡。

沿着草原上的大道,摩托车一路向南,事实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南方,因为摩托车行经的草原,几乎看不到任何人烟和村庄,好像我们行驶在永远走不出边界的绿色荒漠之中。道路实际上是其他摩托车轧出的一条细细的轨迹。一路上只遇到一辆汽车,停靠在草原上,两个男人跪在地上,不知在挖什么东西。贺什格图猜测说,可能是在逮大眼贼。途中还要穿过一座废弃的桥洞,只有三米多长,实际上就是一个直径约一米多的水泥管道。我笑着说,下雨的时候可以在这里避雨,说这句话的时候完全没想到,几个小时后,这话竟然成真。

嘎查坐落在锡尼河旁边,只有二三十户人家,而且彼此之间都相隔有一两公里远。这里水草丰美,明显比锡尼河西苏木周围茂盛。所以即便人家稀少,但是嘎查里养的牛羊和马,却一点都不比苏木上少,路过一户马棚破旧的人家时,看到里面竟然有三四十头膘肥体壮的大马。而且这样小的嘎查里,奶车也会每天过来收奶,牧民们无需跑到苏木上去送。嘎查里只有一家商店,不过价格昂贵,一根火腿要卖到5块钱。所以平日里牧民们都是抽时间集中去苏木的商店里,将一个月内的日常所需一次性购齐。不过即便是这样,他们与苏木或者巴彦托海甚至海拉尔市里的亲戚,联系并不稀疏。只要有一辆摩托车,再远的嘎查里,人们也能够互通有无。

姨妈家只有一个女儿,叫斯琴,在海拉尔一中读书,明年的此时,应该就会举办她的升学宴。我们到的时候,斯琴已经和老舅将16只鸡全部逮杀完毕,鸡圈里只剩下地挣脱掉的鸡毛和一盘新鲜的鸡血。斯琴是个能干的女孩,拔鸡毛的时候,一点都不比凤霞速度慢。凤霞说,姨妈是个理汰的女人,家里总是乱糟糟的,只有斯琴放假回家的时候,家里的地板才会光亮如新。我鼓励斯琴明年考我所任职的内蒙古大学的时候,她的父母就笑,说,斯琴就会干活,学习可不行,也就能考个400分吧。斯琴听了笑而不语,只把一只刚刚拔完毛的鸡仔细地放到旁边的袋子里。

7个人很快就将十多只鸡褪完了毛,也就在这时,雷声忽然逼近,天地间顷刻就暗了下来,闪电一道接着一道,在不远处的草原和天空之间亮起。很快,大雨倾盆而下,并夹杂着黄豆粒大小的冰雹。大家七手八脚地将东西收拾到房间里去,关了窗户,继续劳作。男人们将汽油倒入火枪,而后点燃了,烧烤着褪光了毛的鸡身上那些细碎的羽毛;而女人们则将烧烤完的鸡,拿刀子剖开肚皮,掏出内脏,完成最后一道工序。我很惊讶斯琴对鸡的内脏也很熟练,如果在城市里,大约像她一样大的“90后”,连杀鸡都没有见过,

更不用说干杀鸡的活了。姨夫见我闲着,顺手给我倒上一杯奶茶,又将自己园子里新摘的西红柿洗了两个,递给我吃。我还尝了他们自己做的奶干,只不过不是习以为常的长条,而是像肥皂盒似的一块,上面还带有花纹,我猜测应该是用干净的肥皂盒压出来的模型。我一边吃,一边透过窗户,注视着斯琴家偌大的菜园。园子里已是硕果累累,各种菜蔬都开始成熟。更远处,他们还植了松树,等着长大后卖钱。只这一片地方,就能让孤独在这片草原上的他们,自给自足整个夏天与秋天。

他们的院子里还停了打草车,以及一间用来打草时住宿的带有轮子的小房屋。我专门看了看那间小房子,它可以挂在拖拉机上四处行走。里面陈设简单,几块木板一拼,放上毛毡,便是床铺。四轮车后面再拉上几袋面,两吨水,便可以外出打草近50天。因为当地水很紧张,只能用来做饭,所以打草时男人们都不洗脸刷牙,连澡也不刷。有时候人们会将碗扔到山坡上,附近如果有饿极的野狗,便会过来舔舐,野狗竟可以把因长久不刷而凝固在上的饭渣舔得一干二净,而打草的牧民也没有那么讲究,看碗清洁了,觉得真是意外的惊喜,捡回来重新用。如果打草10天左右,能下一场大雨,那真是福气,可以昏天黑地地关门睡觉,等到雨停了,放在外面的碗,也一起被冲刷干净了。离家在外,这种近乎苦行僧似的打草生活,其艰难难以想象。几乎每天都是白面疙瘩汤,加以可以存放的干粮。不过用贺什格图的话说,在这样的生活里,再简单无味的饭都觉得香,因为没有有什么可以挑吃的,也就从心里接受,并视之为正常。因为贺什格图家属于居民,不像游牧民一样能分到一千亩草地,再加上没有打草机,所以只能通过为别人家打草,以一百5块的价格,来挣一笔钱,并买下一整个冬天的草料。近50天的时间,以贺什格图的速度,大约可以打下四五千亩,挣下两万多块钱。不过现在草场退化,草越来越低矮,稀疏,所以打草也不像贺什格图上小学的时候那么容易。那时候阿爸打草从来不去太远的地方,只在附近用镰刀割,就能割下足够男人们吃一整个冬天的草料。而今随着牛羊越来越多,气候越来越不正常,以及重型打草机的进驻,让土质变得越来越硬,破坏了草的生长环境,用贺什格图夸张一些的话讲,打草的人比羊还多,这对没有草场、以打草为生饲养牛羊的居民来说,生活也变得有些困难。

不过此时男人们,还是开始忙碌起来,就像凤霞的姨夫一样,早早地将打草机和移动房收拾整理一新,只等着8月中旬一到,如同奔赴战场一样,奔赴远方的草场。所以这几天四处吃喜酒或者升学宴的清闲时光,

便显得格外珍贵和热烈。能有男人们帮忙杀鸡弄鱼,忙进忙出,也让女人们的幸福更为黏稠甜蜜。

等16只鸡全杀完,雨也停了。雨后的草原上,一道美丽的彩虹横贯南北,牛们又陆续走出家门,吃雨后被清洗干净的草。彩虹犹如巨大天幕上的背景,不管人们拍摄技术多么拙劣,不管相机多么傻瓜,只需手指按动快门,就完全能将最美的风景收入镜头。草原在这一刻,宁静,清爽,又带着一丝湿漉漉的风情,犹如一个刚出浴的蒙古族女人。

凤霞分到了她和贺什格图最爱吃的所有鸡胗,帮忙照料的姨妈家也留下了几只鸡,其余的则被老舅带回家去,放入冰箱,慢慢享用。来时所走的路积满了水,闪烁着亮光,犹如一条条亮晶晶的银带。所以摩托车只能另辟蹊径,原本晴天时看不到人影的辽阔草原,此刻不知从何处忽然冒出许多摩托车来,大约都是在亲戚家喝酒畅聊的,知道这两脾气古怪,或许一会儿又下起来,所以趁着天晴,赶紧回家。我坐在后座上,感觉好玩,好像在拍摄电影般,从四面八方、地平线的另一端,泉水般涌出人来,而且皆朝着桥洞的方向奔驰而去。

谁知还没到桥洞,隐匿的大雨又哗啦啦了起来。五六辆摩托车像牛一样,冲向可以避雨的桥洞。其中乘坐一辆摩托的两个男人,大约是刚喝酒回来,醉醺醺的,再加上泥泞,啪一下摔倒在泥地上,沾了一身的泥水。一行人都忘了大雨,看着他们两个哈哈大笑起来。那两人果然是醉汉,我们猫在桥洞下避雨的时候,他们却全然不顾雨水,冲出去继续前行,好在草原上车辆不多,也没有红绿灯,否则他们这般跌跌撞撞地放肆开车,非得被拘留不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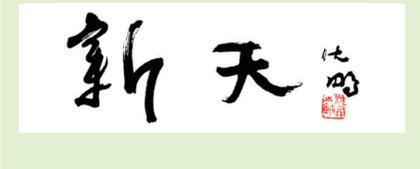
看着雨小了一些,我们继续赶路。恰好有一个年轻男子从草原的另一侧经过,凤霞豪放,远远地就让他停住载自己一程。我以为他们认识,问了贺什格图,才知大家根本就是陌生人。不过,在因辽阔而交通不便的草原上,搭陌生人的顺风车实在是跟吃草的牛羊一样,随处可见,并成为自然。

凤霞到家的时候,我和贺什格图还在路上,因为他的车没油了,只能下来推着。不过此时的草原已经风停雨住。公路一旁,一百多匹高头大马在草原上或奔驰或吃草,它们闪亮的缎带一样的毛发,在阳光下闪烁着耀眼的光泽。而另一旁则有无数白色的飞鸟,在河的上空翱翔。

草原在这一刻,充满了让人陶醉且窒息的美……



比利时 皮埃尔·约瑟夫·雷杜德 作



青铜峡的塔

□马 力

黄河入宁夏,在青铜峡一带陡然北折,把一个八字形大弯给了河套平原,养出一片富庶。河谷深深,此段黄河的流向,改东西而南北了。

青铜峡挺长,传为大禹一斧子劈出的(我在甘肃的刘家峡也听过相近的话),敞开了道儿,遇阻的黄河始从峡中穿过。两岸峰峦夹峙,一为贺兰山,一为牛首山。塔林修在黄河西岸,依山势排定一个三角形的模样,如阵列那般整而不散。塔不少,跟梁山泊上排了座次的好汉数目不相上下,取名就随了它,叫“一百零八塔”。

塔群的筑造年代说法是不一的。观其形,断其代,它们的来历专家不难测知。历史上的陕甘宁和内蒙古一带,存在过党项族建起的西夏王朝,建塔者,自会寻到他们那里,初心还在祛逐黄河水害,祈求天降好运上面。

罗哲文不是这么看的。先生在《中国古塔》里讲:“一百零八塔的年代,从文献记载和塔的形制分析,可能是明代早期的作品。”又说:“至于一百零八塔是什么意思,传说不一。有的说,明朝早期戍守军队在保卫长城的一次战斗中,有一百零八位将士在黄河岸边英勇阻击敌人,全部壮烈牺牲,于是建了一百零八座塔,并且排成了阵势,那个最高最大的塔,就是为首的一位将军。也有的说是一百零八和尚抗击敌人,他们死后建了一百零八座墓塔。”既然是治学,罗先生当然也留着余地,“这些多是传说而已,究竟如何,尚待进一步考查研究”。长城遗址在宁夏是能够见到的,虽为黄土夯筑,瞅着像坡梁,那也是长城呀,远可溯至秦汉。有了长城,地形利害,可固中原。青铜峡四近,遗下的是北岔口长城,明嘉靖十年始筑。战事曾在这里发生是有根据的,此地千百年来演的正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交锋的史剧。

这些喇嘛塔一个个鼓着大肚子,溜圆,叫人联想起北京城里的塔。阜成门内的妙应寺、北海琼华岛的永安寺,都有这样的塔,我自小就看熟了。天气晴好的时候望过去,很似天底下站着的白胖小子,招人喜欢。京城的上空,为之生动。一百零八塔,单个看,体量小很多,可说具体而微,而形制却是不差的。早年我过青铜峡,在车上向塔而望,阳光照去一片银白,那是在塔身外面抹了石灰的。灰皮之上曾有朱砂彩绘图案,看过的人说是莲瓣花纹,墨书梵文也有一些。眼下,石灰泥皮剥落,在我的目光里,连残迹都无。叠砌的砖,给塔身缠绕一圈一圈的圆纹,像是树的年轮。

从上到下打量,塔刹、塔身、基座,形制谨守营造范式。党项人本是信奉原始宗教的,仰对神秘的大自然,很有崇奉之心,对鬼神亦极敬畏,巫术也是流行的。王朝立,当政者所尊的是佛教,开凿石窟、修建僧窟、兴造浮屠,蔚成风气。固原博物馆里展陈的释教遗存,很叫我生出兴趣。

党项跟吐蕃族源较近,语言同系,壤地又是相接的,久有历史文化上的关联,故而西夏国在北宋初年统辖河西地区后,那里的藏传佛教有了不小的势力。莫高窟、榆林窟的西夏壁画,显示着密宗风格。武威的天梯山石窟我是曾到过的,此窟始凿于北凉,里面的多座石雕或泥塑佛像,西夏的匠师做过重塑与维修,更有一些新洞窟被开凿出来。北魏时初造的须弥山石窟,情形多是一样。西夏文的佛经刻本和卷轴画,从沉睡的泥土下见了天光,足可震撼今世。须弥山博物馆的序厅,有两幅很大的壁画:《观无量寿经变》和《阿弥陀经变》,均是从敦煌那地临摹来的。佛与菩萨的光彩自然浓盛,散花的天最撩我倾心。

离我近的,还可举出居庸关过街塔门洞上的西夏文石刻,尽为经文咒语,虽那字形也颇方正,我却认不得。

一份材料上说,青铜峡畔的这片塔区,出过西夏文佛经、藏文咒语、藏密风格的唐卡,还有造像,就题材、内容、艺术风格和制作手法上看,都带着西夏至蒙元时期的年代特征。许多古物,我没见过,不知道是什么样子。不管怎样,跟汉传佛教的不同还是有的。

塔是依序耸在坡上的。两边都有屈折的石阶,我没多想,抬腿就登。累了,脚下一停,歇口气,端详它们一会儿。每排塔都列出笔直的线,从树似的立在层阶之上,少林寺的塔林,气势上虽然不差,却不及它严整,倒显出散漫的一面。年深月久,砖砌的塔身适应了自己的平凡地位,不发一丝声音,对着黄河的波流安静地冷峻地如雕像般矗立着,并把这视作一种命运的安排,凭此完成性格的磨练。昔年的工匠,真是把它们当成勇武的士兵来造的吧,借此疏散内心蕴积的情绪。如果是墓塔,塔下的灵魂该会从昨日的梦中醒来,向着稀朗的星辰发出悲壮的呼号。饰以伞盖和宝珠的塔刹,则似顶在头上的战盔。

尽头只矗一座塔,代表的就是那位战死的将军吗?铁衣的血渍尚未消尽,砖石上的点点残处,仿佛抹不去的瘢痕。流年中沉眠的将士,犹在梦中微笑。西天的云霞映来,波光一衬,满山花红。

我眼前幻出的,是比这片塔林更为宏富的图景。因此,我的浮想如诗。

塔后一座殿,门上上了锁,露出一道缝。探头,里边太黑,像是一尊笑佛。暮色浓了,傲慢地吞噬一切光亮,映在黄河峡谷两侧崖壁上的夕晖,迅速落向大地的另一端。群塔也接受暗夜的包围。下到河岸的我,转头抬眼,连它的轮廓也望不清了。

今人寻往迹,隔着岁月的雾,总有什么东西模糊着视线,历史因之变形。建筑却是久存的,真切的物质实体,犹似给时间长河上的漫溯安上双楫。



此时田野

□程杨松

过多舛的人间,在沿途的予求予取中谨守一段流水润泽苍生的坤德,赐予了故乡濡染淋漓的世间丰美。

每一块田畴都带有人工剪裁的痕迹。圈养在田埂里的稻禾,经过泥土的经久滋养、汗水的持续浇灌、日子的深情喂养,渐渐起身,向天空挺起了日渐金黄的胸脯,却垂下丰盈累累的头颅凝望大地。每一棵稻禾都有柔婉的曲线和收敛的芬芳。每一座金黄的宫殿里都住着一粒晶莹如玉的大米。我知道,从一株禾苗到一捧新米,是一条通往温饱的道路,更是一段各自艰辛的险途,历经乡民育秧、栽种、追肥、施药、收割、晒碾

等农事,和稻谷分蘖、拔节、抽穗、扬花、灌浆、成熟等过程,我愿意相信,这是它们生死轮回却不失幸福的互相耕种和彼此饲养——凭藉一片田畴承载,一身力气经营,一段风调雨顺,故乡便有了天人合一的诗韵和生息不息的可能。

更多的稻谷在各自的田畴里相安生长又彼此亲密相拥,热情围簇,于一畝秋野纵深集结,横排队列,被风推向无尽远方,像接天云霞贴地翻涌,于是便有了流动的韵致。金黄的秋野,喜悦的秋野,沸腾的秋野,燃烧的秋野,氲氳着浓烈的气息和缤纷的诗意,向世人展示一份大地的壮美,让我不禁想起友人傅菲的诗篇《热爱一个名

叫稻子的女子》:

热爱稻子,热爱一个田间唱歌的女子
她有修长柔软的身姿
穿淡绿的连衣裙,跳起芭蕾舞的尖脚

在田间,她们是一团抱紧的黄金
歌声有十月的潮湿,阳光的香气
她们那样幸福那样无忧无虑

她的睫毛犹如大海的根须
她的歌声里集合了大地之美
让我想起春天里的唱诗班

我目睹了她的抽穗灌浆,她的日渐饱满
金黄的日子尚未到来,而镰刀已经磨好
她们有的羞涩垂垂有的迎风招展

请允许她不动声色地成长
我热爱她缓慢中积攒的力量
热爱稻子,热爱粮食中壮丽的女子

有多少年,我那唤作“名根”的父亲,在布谷声中把精心谋划的生计搬出家门,批蓑戴笠踏上这片田畴,轮番种下果腹的粮食和蔬菜。当秋天再一次降临人间,金黄紧接着遍袭大地,父亲便会重返人声鼎沸的田野,扬起沟壑纵横的笑脸,弯下单薄的身子,用一把寒光闪闪的弯镰刀,将同样弯垂的几亩稻谷艰辛收割,并奉上如涌汗浆

的祭祀——我不会怀疑,从栽种到收割,父亲用躬身的姿势进行,这是对每一粒粮食的虔诚敬重,更是对每一株稻禾的由衷亲近。如今父亲老态毕露,已无力也无须坚持一场旷日持久的秋收。我陪他去金黄的田野,一台收割机大开大阖,须臾间便有了泾渭分明的结局——只是他弯下的腰身再没挺直……

秋收后的田野,疏朗、旷亮又略显萧肃、颓败,有退潮的现场感,却是一场盛大的宴席:零星的鸟雀跳跃其间,啄食大地与季节的丰赐,也把身后的秋野热情歌咏;蚂蚁成群结队,不辞辛劳,沿一条漫长远路,把一个冬天的温饱尽心搬运;青蛙休止了热烈的歌喉,安静下来,为一场即将到来的冬眠调适情绪;几只蜻蜓高低飞舞,在空中随意划出一道道虚拟的弧线,用炽亮的阳光擦拭着羽翼,等一场风来推送去山坳;不时有雁阵“嘎嘎”飞过,成“一”字型或“人”字型——雁阵把空间分成了南方和北方,分成了故乡和异乡,也把时间分成了夏天和冬天,分成了迁期和归期,它们暗示人间:盛宴过后是别离,转身便各自天涯。

毋须太久,空茫的田野会重归寂寥,重新冷却。雁声会带走时光,归鸟会衔落夕阳,一切将被环围的山岗暂时妥藏。一天又将逝去,一秋又将逝去,一生又将逝去……此时,秋野渐渐溶解于暮色,也渐渐涤荡于肺腑——没有人会知道,有人曾静静来过,又转身默默离去。